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娘在菜园里种了六七分地棉花，有一人搭一手高，密匝匝地挤在一起，缀满了青色的棉桃。有的桃子提前开花了，她就钻进去摘，然后背回来摊晒在屋顶上。秋天的阳光很大，照在棉花上，像高天上一朵朵祥云。她琢磨着，今年要打几床被絮，几斤重，该送给哪个儿子或孙辈。这时候娘也成了高天上一朵洁白的云。

棉地边上是几墒菜地，辣椒、豇豆、花菜、卷心菜、小白菜，七八个品质，有的下市，有的上市。菜吃不完了，她就腌起来，等儿子们带回家吃。我早上就吃了娘腌的萝卜，微苦，微咸，合胃口，那让我想到一只老燕子，虽然笨拙，但在金洲明媚的风里，姿态还是我小时候那剪剪的样子。然而，乳燕们都飞远了，就剩下这只老燕在回忆中守着金洲家园。

五月里油菜熟的时候，恰好我在老家，便伙着三弟把油菜割了。割油菜吃苦，但我多割一棵，娘就少割一棵。兄弟俩就熬着太阳，把一亩多地的油菜割完了。我说，打菜籽更辛苦，要请小工来做。娘说，门口有小

从前外公家种了很多南瓜，他家里有一个大园子，园子尽管很大，可围起来的地方多数种了小杨树苗，只有一小块种了黄瓜、西红柿、辣椒之类。而篱笆边，无一例外地种了南瓜。

外公健在的时候，南瓜季节来临，每次他来我们家，自行车后面都驮着好几个南瓜。一段时间不来，妈妈就说，去，到你外婆家摘几个南瓜来！我就骑着车子去他们家了。

南瓜极易存活，“三月三，南瓜葫芦地里安”，在篱笆边挖几个浅坑，丢几粒种子，埋上土，就不用管它了，在春风化雨中它自己悄无声息地就着篱笆爬起来，伸腰展翅，藤蔓肆意蔓延。若是有空，就随便打几个顶，好叫它老老实实结些果实。

等到有一朵黄花开起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你就能看到无数个拳头大小的南瓜在已枯萎了的花尽头，鲜嫩、碧绿。不同种类的南瓜，“年轻”的时候颜色也不一样，哎呀，这可怎么说才好呢？即使同一株南瓜秧

日本人吃面，要大力吸溜出声音才好，一屋子吸溜声，就像一屋子流星似的。这是表示好吃，是对主人的手艺表示赞赏。我以为这是面子上的话，里子是为了吃得更肆意、更恣睢。欧洲人不管吃什么都不发声，说是文化、文明。我也有文化来源，好个热闹，喝稀饭、吃面条，如果看到吸溜得慷慨激昂、无问西东的，必深慕凝视，暗许之“真壮士也”！

“真壮士也”常见于中国古典小说，见于吃的有《项羽本纪》，写的是樊哙。在浅吟低唱之外，一定要有据案大嚼。不能总是吃烧得甜甜糯糯的食品，有些食物是有嚼头的。“有嚼头”是一种态度，有嚼头必须要有一口好牙，要有两边厢坚硬霸气的咬肌，要能将那铁板筋嚼得虎虎生风，不仅是大快朵颐，还要大块朵颐！咯吱咯吱，嚼铁如泥。要嚼得旁若无人，嚼得风云色变，嚼得豪气纵生，让人不能拍案大叫一声：“真壮士也！”

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男人才能大嚼。大嚼是一种姿态，是真性情。面

孤 燕

工，一天七十块钱。不置可否。我后来回家问，打菜籽可请小工了？她腼腆地说，是我自己打的，能出一百多斤油，你带一桶回去吃。

母舅比娘小一岁，今年84。父亲去世后，家里只剩下娘，他偶尔也来看看。母舅说，你妈身体比我好。我答，生产也是锻炼。母舅不说话，就拿眼睛看我，好像是看外星人。我只好解释，哪里劝得动？

母舅老来常看保健知识，见我就谈他的身体，但娘不识字，不看保健知识，也不谈自己的身体，问急了，就说，能动弹我就做一点生产，也是锻炼身体。娘一辈子都在挣钱，但老来还是靠儿子们打钱。儿子是她的存折，她多种一棵庄稼，就是往存折里打钱，这让她事实上成了儿子们忠诚的奴隶。娘今年又种了三亩地，有棉花、芝麻、玉米、黄豆和油菜，都是

给儿子们准备的。

村里女人跟娘差不多，姓马或姓牛，就是不姓人。他们是西江浩浩荡荡的水，自成家那天起，就被不停地抽水，只有水干了才歇住，但像娘这样持久的人还不多见。娘一生都是做饭，洗衣，种地，养鸡，养猪，出工回来还不忘挠一把柴禾。她就是这样把五个子女喂大的。

我说，我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，每天为您烧三顿饭。娘自嫁到程家，还没有人为她烧这么长时间的饭。娘说，那感情好。表情是开心的，但依旧下地干活。我开玩笑说，您哪姓王，是姓马，以后我就喊马大娘了。

但我在金洲住了一个月，每到深夜过娘的房间，常见她的手机在闪亮。我问，干什么呢？娘答，睡不着，在看抖音。把我说得心一沉。亏得有抖音陪伴，不然这孤独的长夜，娘怎么度过呢？她原来是一只衰老的孤燕。

我想象着自己成为老燕的样子，觉得亏欠太多，以后应该多陪陪娘。

一毛钱的糖精放在锅里吧。

煮南瓜饭的时候，锅底下烧的是棉花壳子，或者玉米芯子，放一把在灶里过好一会儿才要再续一把。这时，该想起南瓜种子了吧，把瓜瓢洗干净只剩下南瓜子，拿一个花筐装起来，在外头柴火垛上晒几个日头，攒起来，等攒多了，就可以炒南瓜子吃啦！

外公家的南瓜，多数是吊南瓜，家里土话，又叫它线南瓜。如此得名，我想大约是它长得特别长的缘故。真正等它长成个，它们个个都要长到一米多长，粗细不均，但基本上都不会比一只大的暖水瓶细。一圈篱笆上结出的南瓜，要是细细地算上一笔账，两拖拉机都装不完。人哪里吃得掉？所以呀，南瓜也同红薯、玉米一样，人只是吃个新鲜，多数还是喂牲畜的。

而现在呢？外公去世很久了，那块大园子上盖起了楼房，拉起了院子，外婆和舅舅一家住在那里，他们很多年都没有种南瓜了。

而不得，得知他爱吃狗肉，便设一计。在板桥郊游暮归的途中，租一屋舍，着人烹制狗肉。板桥当时正是饥肠辘辘，闻到如此香味，心里馋虫蠕动，急急敲门如律令。主人揖让入室，“公据案大嚼，抚腹呼饱而止。”少不得挥毫泼墨，既写且画。有人说他上当了，我却大呼过瘾。为甚？拒金钱，傲骨也！不拘小节，风度也。使人能兼二者，岂非壮士也？

不能如此狂狷？也有折中的。汪曾祺将萝卜干子花生米放在油条里略炸，酥脆的，“嚼之十里声动人”，也是有趣的，但终究逊了一筹，逊了气势。我倾慕这种略带小资味道的“小狂”，更向往着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去换美酒”的大嚼，那就近于屠门大嚼了。

有个故事说，有个略带傻气的读书人，闻说长安繁华，便面向长安方向微笑，神驰而往。每每经过屠户门口，闻到肉香扑鼻，就迎风大嚼，模拟一次酣畅。青年时候我笑其傻，人到中年，很心许他的境界。这样的洒脱不羁，是大嚼精神的折射。

南 瓜

结出的南瓜也有不一样的颜色和花纹呀。有的亮一点，有的暗一点，有的泛着嫩黄的光。

南瓜嫩的时候，妈妈就给我们做素炒南瓜丝，加点辣椒，炒得又香又辣，十分爽口。有时候也做南瓜煎饼，嫩南瓜切细丝拌面加水放调料，点小火，用油慢慢煎成巴掌大的饼子，南瓜的香味经油一煎更香了。

等到秋天，南瓜都老了，一个个硬邦邦、发着黄绿的颜色，有的通体金黄，有的橙红，像夏天傍晚绚丽的晚霞。老南瓜也好吃呀，去硬皮，剖开，把瓜瓢掏出来放在一边，南瓜果肉切块洗净下锅放水，抓一把绿豆，煮一锅绿豆南瓜饭。等到成块的南瓜煮烂、绿豆煮开花儿，就可以吃啦，怎么，嫌不够甜？去到桥头中华家买

大 嚼

对同样的食材，杜牧之说：“江东子弟多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小杜也是有胆识的了，但“未可知”还是“商榷”，而李清照却是一种大嚼的姿态：“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”她是引项王为知己的，死也要这样慷慨激昂，岂能包羞忍耻去学勾践那厮？

在小资文化、雅文化之外，一定要有活泼泼的俗文化，要有生活真实的粗粝感。有人在咖啡厅里喝着而不是嚼着拿铁，晚礼服媚眼如烟，就要有人在烈风的酒寮子里仰脖干掉一碗“二锅头”，大喝一声“干了！”这样的文化基因才是全面的，不贫血也不缺钙，不缺风雅也不缺血性。

敢如此活出粗粝生命质感的人，我向来是佩服的。郑板桥是一个敢据案大嚼的人。一人想得板桥书法

◇寻常巷陌 西洲专栏



西洲，本名张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29期学员。作品发表于《诗刊》《安徽文学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湖南文学》《芳草》《雨花》《山花》《朔方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你好，旧时光》，短篇小说集《平地波澜》。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